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七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

循著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注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所

者

疏交際接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際捷也捷與接通說

禮儀幣帛與土相交

接其道當操持何心孟子曰恭也注當執恭敬為心曰卻之

卻之為不恭何哉注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

也

疏正體卻字下皆同或作卻誤此謂當从口作卻不當從

邑作卻也文選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薛綜注云卻退也

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固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

退其所交接之禮物而不用即不受也疊言卻之卻之者卻

之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廉以律已何以為不恭

一說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為不恭是孟子答何哉又是萬章問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

尊者賜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

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疏注今尊至卻之也○正義

曰已問解曰字趙氏以曰是問之之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義對故受之也若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問其不義是輕慢之也輕慢故不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恭故不問其義不義而不卻也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疏萬章曰請

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

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注孟子言其

來求交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

受也

疏其交至之矣○正義曰以道謂所賜有名如餽驢聞戒以禮謂儀及其物云受之矣不問其義也萬

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

可受禦與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

接已斯可受乎疏

注禦人至之貨○正義曰尚書牧誓弗禦克奔鄭注云禦疆禦謂疆暴也克殺也不

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然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即暴人於國門之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詩大雅蕩云曾是疆禦毛傳疆禦疆梁禦善也嵇高不畏疆禦疏亦云疆梁禦善之人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傷人亦曰禦也受禦謂受此所禦得之貨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之凡民罔

不讞是不待教而誅之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

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注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

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罔然不知畏

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

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

明法如之何受其饒也疏

注康誥尚至康叔○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

封康叔作康誥趙氏以爲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者康誥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鄭注云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

而呼成王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成王卽位年十三至是六年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日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踐阼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鄭康成注伏生大傳云孟迎也孟侯呼成王也○注越于至之者也○正義曰尚書康誥云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散不畏死罔弗讞趙氏以越于皆於者爾雅釋詁云粵于於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越於也越粵通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越于也于猶取也凡民所由得罪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無不怨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七月詩云一之日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故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殺越人趙氏以爲殺于人據其解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正孟子說此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上文義刑義殺勿庸以卽言當先教後殺此言殺人取貨則彊暴之人不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說文支部云毆冒也周書曰毆不畏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

戕舟發梁是也彼注亦云戕殘落也易豐卦傳云自藏也釋
文引鄭氏注作戕云戕傷也故又以傷明之傷殘則不能完
全故以順爲完說文小部云完全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以全
天爲故者也高誘注云全猶順也是完卽順也賊害也義與
傷同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櫟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

[注]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

明不可比栝櫟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注]**

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

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

[疏]注以告至之言○正義曰金匱婦人雜病篇云

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云令胞中略轉略轉猶了戾方言云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
戾也廣雅以轉戾釋軫軫是轉卽軫義皆爲戾了與戾一聲
軫與轉一聲轉木謂矯戾其木轉性謂矯戾其性矣呂氏春
秋孟春紀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猶戾也故章指云殘木
爲器變而後成變亦謂矯戾與轉同義非變通轉運之謂蓋
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已之
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

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性不善豈可
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賊之以爲桮棬人之
性但順之卽爲仁義故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而曰戕賊人
以爲仁義也比人性於草木之性草木之性不善將人之性
亦不善矣此所以禍仁義而孟子所以辨也杞柳之性可戕
賊之以爲桮棬不可順之爲仁義何也無所知也人有所知
異於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變通異乎禽獸故順其不能變
通者而變通之卽能仁義也杞柳爲桮棬在形體不在性性不
可變也人爲仁義在性不在形體性能變也以人力轉戾杞
柳爲桮棬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順人性爲仁義仍其人力自
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轉戾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順
也循其理也爾雅釋詁云率循也故周書大匡云州諸侯咸
率孔晁注云率奉順也孟子所謂順性卽中庸所云率性胡
氏煦篝燈約旨云性相近云者第如云不遠云爾後說上智
下愚不說賢不肖原指天資明昧而言蓋賢不肖皆有爲立
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人初
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
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一人一讀書一不讀
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
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
矣聖人言此所以指明學者達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
之耳又以見習染之汙溺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注

夫欬辭也○正義曰句末用夫字與論語曰是夫善夫等句同故知爲歎辭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

見有不純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疏順天

自然○正義曰

孔本作順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

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注湍者圜也謂

湍湍濞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

善不善之性也

疏急湍也急則有所分告子以喻人性之無

分善不善則不取其急故趙氏以圖訓之廣雅圖圖皆訓圓

圖通作篇說文竹部云篇以判竹圜以盛穀也劉熙釋名釋

宮室云圖以草作之團團然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篇

讀顓頊之顓漢書賈捐之傳云顓顓獨居一海之顓顏師古

注云顓與專同專專圓貌也趙氏讀湍爲圖湍湍猶顓顓也

惟水流回旋故無分東西此以無上下者而言趙氏體告子

之意以為訓精矣毛詩周南葛藟縈之傳云縈旋也音義云
縈字書作縈余傾切波勢回貌按縈即縈也隨物而化謂習
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乃人性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得謂隨物而化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

東西無分於上下平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鵲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

注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

分於上下乎水性似欲下耳人性生於有善猶水欲下也所

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鵲額也人以手

跳水可使過鵲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

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疏

注躍跳至善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跳蹶也一日躍也

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故趙說爲長楊
文采日還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輕利相稱譽魯俗重
禮教君斥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子邁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何至公行攘奪會齊俗之不若乎其意蓋在貴四方之異物
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耀於眾謂人莫已若耳非
獨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楊氏此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
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
與取民猶禦豪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况受其賜矣
嘗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較
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容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
眾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
三家僭竊禮則擬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
於是田獵較奪之事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爲政
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
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邪知
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言魯
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也焦
氏袁熹此本軒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習
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

道與注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疏

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

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為也禮記樂記云事蚤濟也注云
事猶為也檀弓云不仁而不可為也注云為猶行也呂氏春
秋愛類篇云無不行也高誘注云行為也行
事為三字義同故以行釋事事道即行道也日事道也注孟

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注萬章曰孔

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

食供簿正注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

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

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

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疏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趙氏以

其俗先此宗廟祭祀之器且有不正者不獨獵較也若一時

既正其祭器又禁其獵較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漸先簿正

其祭器不即禁其獵較也音義出簿正云丁步古切本多作

簿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

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簿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美

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按簿書之簿

卽帷薄之薄劉熙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敎命及所啓
自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言可以簿疏物也畢氏沅釋
名疏證云簿俗字也據漢夏承碑爲主簿督郵韓勅碑主簿
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簿古簿字皆从艸明矣然諸史書
並从竹如籍藉之類亦互相通用笏漢魏以來謂之簿卽
手板也蜀志稱秦宓以簿擊頰卽此是已書之於簿謂之簿
故先爲簿而書之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也獵較皆取國中
所備若不獵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之外
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免有時乏絕轉爲不敬孔子所以不
禁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卽是陰止其獵較之術張氏爾岐蒿菴間話云夫子欲革
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
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
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較奪之非此則四方指魯國中
之四方若是則孔子簿正祭器正是禁止其獵較不得云亦
獵較矣惟正祭器是一事禁獵較又是一事二者相度則祭
器不可不正故先正之不以四方難得之食供簿正恐其乏
絕不敬則獵較尙不爲無說故姑容之此聖人權衡之當而
先正漸正之宜也所以對矣獵較之義謂因此所以亦獵較也
曰奚不去也注萬章曰孔子

不得行道何爲不去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

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注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

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

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

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疏

注兆始至治之○正義曰哀公元年左傳有

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注云兆始也兆其謀承上始有一成一旅而言是兆之義爲始也廣雅釋詁述本

皆訓始故以始釋兆又以正本造始申言之始亦先也先簿正祭器爲之正本造始也以漸止其獵較是欲以次治之也

○注而不至而退○正義曰此二句解而不行而後去不見用是不行也儀禮土冠禮鄉飲酒禮注皆云退去也是去卽

退也謂雖不見用亦示以可行之兆而去如吉雖未形於事而龜筮先見其兆周禮春官占人注云占蓍龜之卦兆吉凶

經言兆故趙氏以占言之○注足以至去矣○正義曰此順解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也而後去不遽去也雖不行必

爲之兆而後去故不遽也孔子亦獵較已是道不行而必先簿正祭器以爲之兆而後乃退去爲之兆原在不行之後經

先言爲之兆故趙氏屈曲申明之此趙氏解經之妙也萬章問云道不行奚爲不去曰不行而不去者爲之兆也所以爲

之兆者以示兆足以行兆足以行而君不行所以爲之兆而後去也不行在爲之兆之前已然非爲之兆而君不行也經文與折趙氏得之○注終者至去者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譖始竟背箋云竟猶終也說文音部云樂曲盡爲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二子無淹久注云淹留也故以三年淹爲留而不去淹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謂孔子爲之兆而後乃去雖不遽去而亦未嘗久留終於三年

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注行

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

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疏

注行可至道也○正

義日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所爲行可之仕也桓子以定公

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孔子孔子爲司寇
溝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
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以不臣然則是時季桓子實能聽用孔
子之言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
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
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
郈帥師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
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
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遣魯君陳女樂文馬於
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
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
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
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
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
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然則
孔子之仕魯以季桓子不違去魯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注際接至見之也○正義曰周
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固公養
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
養之仕矣○注衛孝公至答之矣○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
賸言云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於衛靈死後在哀七年

當出公輒時亦曾至衛但出公並不諡孝然舍此又別無他
公往來疏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
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
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
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注衛孝公以國公
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
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邠卿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
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翟氏灝考異云衛輒使石曼姑
率師距蒯瞶於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
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
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
當時臣下之諡以掩非想固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諡更無足
怪蒯瞶諡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諡趙氏佑
溫故錄云諡法解無出衛孝公之卽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
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諡
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周氏柄申辨正云蓋出
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
而禮遇不深故第爲公養之仕耳宿留詳見公孫丑篇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

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